从日本出云的考古发现看中国越文化东播

刘伟文

(浙江大学 西溪校区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8)

【摘 要】文章分析了日本出云地区近年的考古发现,并以其出土的文物及民俗、信仰各方面与中国越族的历史、文物、民俗作了比较,探讨了日本神话中的"出云王国"与越人东迁移民的关系,特别是随着越人东迁而产生的越文化对日本蛇信仰之影响。这一切同时也表明,在汉代以前就已出现了中国越文化东播的史实。文章还对已往中日文化交流史尚未研究到的北九州以北、西日本沿海一带的古越人活动作了探讨。

【关键词】日本出云;考古;越文化

【中图分类号】K874; G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42X(1999)04-0045-06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the Area of Izumo in Japan and the Eastward Spread of the Chinese Yue Culture

LIU Weiwen

(*School of the Humanit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new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in the area Izumo of Japan in many respects as indicated in the relics, customs and believes in both Japanese and Yue cultures. It aims at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Realm of Izumo" in Japanese mythology and the eastward emmigration of the Chinese Yue clan. It stresses the influence of the Japanese snake belief derived from the Yue culture due to their eastward emmigration. Besides, it reveals the historical fact of the eastward spread of the Chinese Yue culture before the Han Dynasty and the activities of the ancient Yue clan between the north of Kitakiuxiu and the west coast of Japan.

Key words: Izumo of Japan; archaeology; Yue culture

先秦时代,日本北九州一带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中心,这已是不刊之论。然近十年来的考古发现证明,日本西海岸的出云地区(今岛根县)在先秦时代也是中国文化的传播地,其特殊性在于这一地区呈现出浓郁的中国越族文化特征,越人的信仰经改造,已成为日本的民族宗教——神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后世日本人的生活产生了极大影响。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中日学者对此地区的越文化特征尚缺乏总体性的研究及认识。

本文拟从考察近年日本国西海岸岛根县(古出云地区)的考古发现,结合日本《古事记》、《日本书纪》、《出云国风土记》,分析比较中国东南地区古代越族的历史、民俗,阐述中国古越文化对日本史上一直占重要地位的出云地区之各种影响。

一、震惊日本史学界的"出云国古迹"

由于日本弥生时期(前300-300)尚无文字,没有史料记载,直至8世纪大和朝廷的史官才在

[收稿日期]1998-8-15

[作者简介]刘伟文(1955-),女,台湾屏东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古事记》、《日本书纪》中,将有关当时的传说、神话加以整理成书。其中有关"出云王国"的神话记载最多,大约占了三分之一以上。同时期的方志《出云国风土记》对此也作了详细的记载。尽管有如此多的记载,却一直没有能证明这些传说、神话曾经存在过的古迹被发现。以至于日本史学界一直认为,有关出云地区曾存在过一个强大的出云王国之事,仅仅是当时人们想象中的产物,属神话传说而已。

然而,随着1984年出云地区荒神谷遗迹的被发掘,一次出土了铜剑358件、铜矛16件、铜铎6件,共计铜器370件[1],终于使日本史学界认识到"出云王国"存在的可能性。1996年10月,离荒神谷遗迹仅3公里的加茂岩仓山谷中,又一次发掘出铜铎39个[2],且部分铜铎与荒神谷遗迹所发掘的铜铎形式相同,制造时间相同。这两处遗迹所发掘的铜剑、铜矛、铜铎数量,比明治时代以来近百年在全日本各地陆续出土的铜剑、铜矛、铜铎总和还要多。可见,古代出云王国之存在是不争的事实。

这些考古发现推翻了以往日本古代史研究的结论,大大增强了日本史学界探索"出云王国"的兴趣和信心,并在日本考古学界及史学界中形成了新一轮的研究出云的热潮。联系相继发现的安富羽场、正莲寺周边遗迹的大规模环壕集落遗址、神原神社古坟及当地所特有的四隅突出型坟墓,日本学者初步勾勒出"出云王国"的基本风貌,它符合《古事记》、《日本书纪》、《出云国风土记》中的有关描述,只是部分氏族领袖被传说附上了神的色彩。

据日本8世纪初所写的《古事记》、《日本书纪》、《出云国风土记》记载,当时的"出云王国"只是一种强大势力范围的统称。在公元前后,日本列岛居住着百余个氏族部落。《三国志·魏志·倭人传》:"倭人在带方东南大海之中,依山岛为国邑。旧百余国。"其中,"出云王国"的势力比现在的出云地区要广要大,涵盖了附近几个城市。

从最近出云地区的考古发现来看,该地区在当时有着比周围地区乃至全日本列岛都先进的青铜器制作技术,独特的、成熟的宗教信仰及高床式建筑艺术、战壕护城军事手段。

出云地区出土的青铜器——铜剑、铜矛、铜铎数量之多、之集中,是日本国其他地区所没有的,其制造年代之早、技术之成熟、工艺之精湛属日本之首。

参见图1所示出云荒神谷遗迹铜剑、铜矛、铜铎。



图1 出云荒神谷遗迹铜铎、铜矛、铜剑[3]

从以上这些考古发现,可以看到"出云王国"的原始概况。随着这些概况的逐步清晰,却也给日本史学界带来一些难以解说的困惑。

(一)当周边地区尚处于石器时代,而出云地区为何有了如此先进的青铜武器及青铜祭器——铜铎?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二）出云地区当时并不产铜矿，且也没有炼制青铜所需的锡矿，其铜器制作原料来自何方？制作技术又源于谁手？

（三）更重要的是：日本学者一直认为北九州一带应是日本最早的先进地区。然而此次铜器的大量出土说明，公元之交或更早一些，出云地区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均已超过了北九州，应是当时最先进的地区。其文化特征，既不同于北九州，在出云地区又无承传[4]，这一特殊文化源自何方？

上述疑问，在日本史学界众说纷纭，自今尚难以圆满解说。笔者结合中国历史及古越族历史、民俗、古越语，对照日本相关记载、民俗，认为出云地区先进的经济水平及特殊的文化，与中国古代越人有着密切的联系。

二、出云地区古越人的活动痕迹

出云地区之考古发现证实了出云国的存在，同时也证明这一地区含有大量的外来文化因素，其中中国古代越文化因素占了重要成分。

首先，我们来考察出云地区出土的青铜制品。根据日本专家的分析，荒神谷遗迹出土的铜剑、铜矛、铜铎与加茂岩仓遗迹出土的铜铎，都是在当地重新铸造而成的。铜铎、铜矛成分中锡、铅含量比例明显少于同期舶来铜器，这是由于青铜成分中锡、铅的熔点低于铜，在重铸过程中容易气化所致[5]。其中铅成分中的同位素结构与中国的铅同位素相同。由于当时日本尚无锡及铅矿来源，出云地区又没有铜矿，所以，可以断定日本出云的青铜制品是用从中国携去的同类青铜制品重新熔铸而成的。而且携带青铜制品去出云的人数较多，其中应还有一些铸铜炼剑的能工巧匠。据日本著名考古学家森浩一先生所记："奈良市东大寺重修时，发现寺藏古木简上刻着当时铸造铜大佛的经历，并刻有从出云国大原郡请来的工匠的姓名"[6]。当时的出云地区虽没有铜资源，却有着世代相传的炼铜铸造的能工巧匠。

此外，这些制品的加工精细程度也相当高超，在出云以外发现的铜铎一般壁厚4～5毫米，而出云地区的铜铎仅2～3毫米厚，其高水平的铸造技术，令2000年后的日本铸造界也感到吃惊。铜剑与中国春秋中期的铜剑较像，薄腊圆茎短体，脊凸起延长成圆茎，锋斜收呈尖锐状，无格；铜矛比战国晚期长，有点像汉代的矛，两侧的刃极狭长，并留有血槽。若非有相当高的铸造技术及一批熟练工人，绝难生产出如此多的精美铜器。

这些现象与古代越人的大批移民东渡到此有关。

公元前3世纪，正是秦国逐步吞并六国，完成统一时期。然而，因逊于水战，对越国的反抗势力一直未能予以全歼，其势力还相当雄厚，以至秦始皇不得不采取特殊的防御手段。《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七年……徙天下有罪谪吏民置海南故大越处，以备东海外越。"蒙文通《越史丛考》也说："秦灭六国，皆未见徙民六国都城之事，而独于越之南北二都皆徙民镇之，或皆因东海外越尚未臣服，不得不增强备御耶！……铁骑虽能驰骋于大陆，而舟师则不能得志于海上"。大批越人利用舟师之利，亡于海上，分布于各大岛屿。由此推测，部分武装精良的越人沿海流北上东渡，很可能到了日本出云一带。

据日本《出云国风土记》所记，可以得到佐证。《出云国风土记·神门郡·古志乡》："古志，是越国的人们来此筑堤定居后，把此地命名为古志。"古志为表音字，其日语发音"こし"与越人的发音"勾"相同。古越人常用"勾"于人名、地名，如浙江的"勾章"，"勾浦东"，人名"勾践"等。可能是越人来到当地，按惯例取一地名"Go Xi"，译音后成为现古志，又《出云国风土记·神门郡·狭结站》："古志国的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叫佐与布的人来此定居,将此地命名为最邑”。这也反映了当时来自中国江南越国的移民为数不少,且带来筑堤治水、造田农耕的生产技术。

取名“最邑”,非常符合当时中国人的习惯。古代中国人聚族而居,大曰都,小曰邑,又小曰里。同时,日本西村真次先生《文化移动论》一书中,也有着确切记载:“出云的中海,有所谓梭利科船。”梭利科为越语“须虑”的译音,《越绝书》卷三:“越人谓船为须虑”。说明越人的船确曾到达过出云地区。

此外,在大和朝廷成立以前,日本西海岸的今福井、石川、富士等地区,曾存在过一个被称为“越”的国家。“越”的发音在日语中有二:一是“e”,与中国人“越”的发音韵母相同。另一发音“Go Xi”,接近古越人发音,都与越人有关。可见,当时越人东渡日本人数众多,活动于出云,然后扩散,以至周边地区出现了按越人习惯命名的“最邑”、“古志”等小城镇。

从出云周边地区的考古发现来看,也可以看到越人的生活痕迹。从出云市下古志町正莲寺附近,到出云市西南的益田市安富羽场,都发现了大规模的壕沟遗迹,壕沟内是居住圈,这也符合中国江南越人建城挖沟、灌水护城的防御习惯。同时,铜铎上刻画的高床式建筑,也相同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土著建筑形式——干栏式建筑。有浙江省河姆渡遗址、吴兴钱山漾遗址等为证。这从另一侧面表现了出云与长江流域文化间的密切关系。

至于炼铜、铸铜技术,越人的铸铜剑、铜矛技术在战国时代已相当有名,享有“越剑”之美誉。当时的越人不但早已拥有成熟的炼铜技术,且有大量的青铜原料(浙江省上虞市银山春秋战国时期的炼铜遗址及舟山定海遗迹,都已表明当地不但炼铜,且有铜矿山、锡矿山、铅矿山)[7]。不难推想,出云地区的青铜器,很可能是当时越人携去后,因旧铜器受损后重铸而成。

三、出云国与古代越族信仰的关系

“出云国”在日本之所以备受重视,不仅仅是其存在于公元前后,倭国成立之前就拥有先进的铸铜技术、农耕生产技术、壕沟集落防御手段,更主要的是出云为“日本人信仰的故乡。”“出云人的信仰奠定了日本人神信仰的基础”[8]。

出云人的信仰到底是什么?未有一个明确的结论。根据对众神的分析,笔者以为,出云人信仰的核心是蛇信仰。这一信仰是中国越族蛇信仰传播的结果。这里有必要先叙述一下越族的信仰。越族人奉伏羲为祖先。伏羲与其妹女娲在洪水退后结为夫妇,创造了万物及人类。越族人以蛇身人首的伏羲与女娲为信奉的图腾。这一图腾信仰导致了百越民族一系列相同的文化习俗:

(一)自称蛇种。这在史籍中斑斑可见,汉代《说文》曰:“东越,蛇种也。”同书又曰:“闽,东南越,蛇种。”可知分布在东南沿海一带,乃至百越各族,均以蛇为祖先,并自认为是蛇的子孙。

(二)越人的蛇崇拜导致几何文的盛行。几何印纹陶是越文化的特征。这些纹样中的三角纹、云雷纹、曲折纹、旋涡纹、菱形纹、叶脉纹等,是蛇状和蛇斑纹的模拟和演变[9]。越人的这些几何文样在中南、东南地区广为流传,随着越族文化融入中华民族大文化之后而逐渐消亡。

(三)越人文身习俗的盛行。这种习俗在先秦的史籍中早有记载。《淮南子·原训》中,“剪发文身,以象鳞虫”。高诱注曰:“文身刻画其体,内墨其中,为蛟龙之状。以入水、蛟龙不害也,故曰以象鳞虫也”。通俗的解释就是越人多从事渔业生产,入水时,身文龙(蛇)纹,以像龙子。这样,蛟龙之类的水神会视之为子孙而不加害其身。

(四)蛇信仰在越族民俗中的反映,便是端午节赛龙舟的盛行。早在40年代,闻一多先生就考证指出:“端午本是吴越民族举行图腾祭的节日,而赛龙舟便是这祭仪中半宗教、半社会性的娱乐节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目。至于将粽子投到水中，本意是给蛟龙享受的……总之，端午是个龙的节日”，“最初只是长江下游吴越民族的风俗”[10]。

中国古越人的这种蛇信仰及其相伴而产生的习俗，几乎全部在日本出云地区得到延续。

第一，出云人奉蛇神伊奘诺尊与伊奘冉尊为创世祖。伊奘诺尊与伊奘冉尊是兄妹，自天而降，结为夫妇，生出了国土、山川、草木，又生育了两类神：一是居住于高天原，即天上之神；二是居住于出云地面上的神。第二类神，是出云人主要祭祀的神。这些神包括其始祖伊奘诺尊夫妇及其子女后代（都是蛇神）。始祖伊奘诺尊夫妇被称为“立蛇（龙）夫妇”[11]，其子素盏鸣尊六世孙是建立出云王国的大国主命，是一条十寻长的大蛇[12]。大国主命的第二子御建名方居于今长野县诹访大社，其神体也是蛇[13]。出云的蛇信仰对早期的大和朝廷也产生了影响，如认为天皇也是龙（蛇）种。日本《尘添壒囊钞》一书中曰：“应神天皇乃海神之子，故留有龙尾。”

第二，正因为出云人信奉蛇信仰，所以锯齿文（三角纹）、流水文（云雷纹）、袈裟襷文（菱形纹）、绫杉文（叶脉纹）、涡文（涡纹）、连续涡文（连续涡纹）、双头涡文（双头涡纹）七种文样成为蛇的象征符号，铸于祭祀铜器上。对此，拙作《铜铎文样を読み解く》一文中已详细论证，这里不再赘述。

第三，日本弥生人也拥有“黥面文身”的习俗。黥面文身是古人巫术的一种。中国越族人信奉蛇图腾信仰，往往在脸部黥成蛇的头形。越人后裔高山族及海南黎族人都有以嘴部为中心，“多黥于口之两角，即自口角斜至两颊与两耳之间，使口有锐角姿势，以象征蛇嘴”[14]（这一纹样早在良渚遗址的玉琮上已成形，以玉琮棱角为中心，两边各雕有两眼，嘴部勾以直线，形似蛇脸）。而身上则雕以龙（蛇）纹，以求蛇祖先的保佑。弥生人的纹样已不可考，但从史料上可略见一二。《三国志·魏志·倭人传》：“男子无大小，悉黥面文身。……昔夏少康之子封于会稽，断发文身以避蛟龙之害，今倭水人好沈没取鱼蛤，亦文身以厌大鱼水禽，后稍以为饰。”说明倭人文身的习俗，源自于对中国越人文身观念的接受。接受了这种观念，也应该接受了其表达方式——蛇纹，这在弥生后期出土的土偶上也可以找到一些线索。这些土偶脸上以嘴为中心描成蛇的头形，证实弥生人有在脸上黥蛇纹的习俗。

第四，比较中日民俗，笔者惊奇地发现，出云地区也保留有赛龙舟的活动。出云地区美保神社每年举行赛龙舟的活动，其船形与目的与中国越人的赛龙舟相似。船头高高耸起，两排舟手分坐船的两舷，一起划桨，一比高下。在早期出土的铜铎上，也刻有赛龙舟的简图，这一铜铎铸就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之初，表明在公元之交，出云地区就开始流传越人的习俗——赛龙舟。

通过上述比较，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越人的蛇信仰及其祭祀内容在日本出云地区的流传和保留。

根据日本神话，也可以看到一些越文化东播的痕迹。传说中，出云地区大国主命是在从海上乘船而来的少彦名神协助下建立出云王国的。此中隐含着一条信息，即出云王国的建立是由于海上飘来一股拥有船的强大势力。而从出云地区浓郁的中国越文化习俗来看，可以断言，确曾有一些中国越人有组织地在日本出云登陆，传播了当时较先进的越文化。

外来文化的导入，一般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当地的社会发展需要；二是传播者有着易被当地接受的文化优势。

在公元前3世纪前后，日本处于绳文时代的原始社会阶段末期，正逐步向弥生时代的农业社会转变。由于靠海，亦农亦渔的自然经济易受到天灾的影响，加之生产工具落后，难与大自然抗衡。适逢由中国东渡来的越人，不但带来了青铜制品，更带来了筑堤围垦、工具制作、建筑乃至防御手段等先进农、渔技术，且带来成熟的蛇信仰文化，正好迎合了当地人各方面的需要，迅速为出云地区的人们所接受、追随、模仿。伴随着当地经济的繁荣，其文化信仰也得到了容纳、吸收、改造，发展至如今，成为当地人蛇神信仰的基础。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从以上中国古代越文化与出云考古的对比,不但使困扰日本学者的疑问得以初步解答,同时,也可以看到战国后期越人东渡的规模。更难得的是,发现了中国越文化在公元以前东播的考古遗迹,已越过了一般中日交流史学者普遍关注的北九州地区。这一切为进一步探寻更早期的中日文化交流史提供了新的内容与空间。

【参 考 文 献】

[1]岛根县古代文化センター.荒神谷遗迹と青铜器[R].日本京都:同朋舍,1995.23、39.
[2]朝日新闻[N].日本东京:朝日新闻报社,1996-10-15(火)朝刊.
[3](日)高桥千劒破.加茂岩仓遗迹7つの迷——古代史发见シリーズ[J].日本东京:(株)学习研究社,1997.46.
[4](日)武光诚.真实の古代出云王国[M].日本东京:PHP研究所,1996.55.
[5][6](日)森浩一,丰田有恒.古代出云と铜铎の谜——古代史发见シリーズ[J].日本东京:(株)学习研究社,1997.74.
[7]浙江上虞市银山冶炼遗址调查[J].北京:考古,1993,(3):281.
[8](日)武光诚.真实の古代出云王国[M].日本东京:PHP研究所,1996.6-19.
[9]陈文华.几何印纹陶与古越族的蛇图腾崇拜[J].北京:考古与文物,1981,(2):44-49.
[10]闻一多.端午的历史教育、端午考[A].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神话与诗)[C].北京:三联书店,1982.241-224.
[11](日)神道大系.佐陀社头觉书断简[A].神道大系.出云石见隐岐神社[M].日本京都:神道大系,1983.48.
[12](日)佐草自清.重山云秘抄[A].日本神道大系编纂.出云大社[M].日本京都:神道大系,1983.6.
[13](日)神道大系.谕访神社[M].京都:神道大系,1983.124.
[14]刘咸.海南黎人文身之研究[R].广州:民族研究集刊,1978,(1).

[责任编辑 徐 枫]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